

龍鳳雙絕劍

上官云飞

著



目 录

第 八 章	述前事连袂探险	1
第 九 章	约晤三更夺命宴	32
第 十 章	魔宫巧遇金鲤鱼	65
第十一章	茅舍相见同面人	95
第十二章	僧道之秘洞奇缘	120
第十三章	别具用心生死宴	153
第十四章	双下地狱探龙华	191
第十五章	心灵感应语真情	221

第八章 述前事连袂探险

有情翁话落，身起，竟向对面下临百丈深谷的空中腾飞过去！

噫，钢索已断，两座山峰又相隔四十丈，他竟能飞越过去么？

龙华园主和龙华九长老虽然早已看出这位有情翁黄道一非是寻常人物，但也只信他有一品资格而已，绝未想到他有超人技艺，盖龙华园的所有一品武士中，至今尚无人修练到能够凭着一口气凌空飞渡四十丈的距离，因此，一看之下，均不禁面色大变。司马玉峰还以为他不想活了，骇然大叫道：“黄老前辈，您……”

视线瞥处，但见有情翁黄道一身如一缕轻烟，载浮载沉于云海上，丝毫未见有力竭下坠之势，不由看得傻了。

只见他飞出六七丈后，身影已被云海吞没，但众人仍惊凛地呆望着，好半天之后，其中一位长老方才吐出一口气，打破沉寂道：“哼，这位仁兄是天下最强的‘五品武士’了！”

龙华园主双目寒光隐透，接口冷道：“普天之下，只有七人能够凌空飞渡四十丈而不堕，此老会是谁呢？”

司马玉峰对有情翁那种神乎其技的身法真是又惊又奇又佩服，一听武林中有七人能如此施为，不禁开口追问道：“师伯

所说的七人是谁？”

龙华园主目凝虚空缓缓道：“金钟老人彭维亭，铜锣郎中钮三甲，铁钹公婆苏娇，蓑衣鬼农南宫林，北天霸主罗谷及你父和我。”司马玉峰一哦，想到父亲和师父都是武林出类拔萃的人物，心中甚为欢欣和骄傲，但一想到父母亲至今下落不明，顿又黯然神伤了。

龙华园主游目环望九位长老，面上渐渐泛出精悍的微笑，问道：“诸位长老想得出他是谁么？”

九位长老一齐摇头道：“老朽等想不出。”

龙华园主一挥袍袖道：“好，暂时撇开不谈，玉峰贤侄，你把金牌和血书取出来看看！”

司马玉峰急将金牌和血书取出奉上，龙华园主一看血书只有寥寥十几个字，不由惊诧道：“咦，这血书怎么只有十三个字？”

司马玉峰黯然道：“十五年前，小侄被家母弃于终南山下，那时这块金牌和血书均放在小侄身上，至于血书为何只有这么几个字，小侄猜想是家母在写这血书时，发现敌人业已追近，故来不及写完就仓惶离去之故……”

龙华园主将金牌和血书交给九长老观看，一面沉声道：“继续说下去！”

于是，司马玉峰便将张寄尘收养自己的过程说出，然后再由去年中秋前一天龙华园到汉古槽坊买酒说起，把自己进入龙华园所遭遇的一切，以及离开龙华园所发生的一切，详详细细说了出来。

龙华园主静静听着，当听完最后一句话时，他脸上有着困惑和愠怒，环望九位长老冷笑道：“九位长老替我想想看，我对

醉和尚和沈凤庭两位园友十分不了解，他们为何要对我守着如此重大的秘密呢？”

龙华九长老均默默不语，他们的脸上一样有着困惑和愠怒。

司马玉峰已知醉和尚和沈凤庭自去年带自己“逃”出龙华园后，即未再返回龙华园请罪，也未写信向龙华园主述说因由，这时见他们脸上都有怒意，忙道：

“师伯，就小侄所知，醉和尚和沈大侠对您很尊敬，他们所以没有返回龙华园向您报告，也许发生了什么意外……”

龙华园主含怒道：“师伯指的是他们在未带你离开龙华园之前，为何不把真相告诉我？”

司马玉峰道：“那时他们怕师伯您误会小侄破坏王罗两家的婚事，恐师伯一怒之下，对小侄有所不利。”

龙华园主以斩钉截铁的声调道：“师伯为了整个武林的安宁，不惜含辱与北天霸主联婚，但如为了你，师伯却不怕跟他们决裂！”

司马玉峰十分感动，点头道：“这是他们两位对师伯认识不清，而小侄当时也太无主张了！”

龙华园主长叹一声道：“那天晚上，负责看守雨花洞的霍天球向我报告他们劫持少园主——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是你——逃下山后，我即派遣全园的一品武士下山追寻，结果都没有找到他们的踪迹，而且他们都有一等的身手，所以若说发生了意外，他们还会有什么应付不了的呢？”

司马玉峰道：“如果他们碰到北天十三仙情形又是如何？”

龙华园主道：“不错，那天我也曾请北天十三仙帮忙追寻，但他们回来都说没有找到他们两人，只狂、商、狐、狼四仙说在

山后碰见令师蓑衣鬼农，和他们打了一架。”

司马玉峰直觉以为醉和尚和沈凤庭的失踪可能与群英堡有关，但因尚不明白师伯与群英堡主罗谷的关系发展到何种状况，不敢贸然说出，当下转语问道：“师伯，子轩兄自离开龙华园后，至今未返么？”

龙华园主冷然道：“正是，那畜生不知死到哪里去了！”

司马玉峰：“照说，子轩兄既不愿与罗姑娘结亲，他就应该去找古蓉姑娘才对，可是骊山小侄已去过了，证明子轩兄并未前去，而且古蓉姑娘已被三个不明身份的歹徒劫去了！”

龙华园主移目看了古兰一眼，喟然道：“这位古兰姑娘说劫走她姊姊的三名歹徒可能是群英堡的人，不知有何根据？”

司马玉峰思忖半晌，恭声反问道：“请问师伯，罗姑娘现在人在何处？”

龙华园主皱起眉头道：“还在园中，她说她现在生是王家人，死是王家鬼，无论如何不肯回去，北天霸主也不肯把她带回去，因此双方几乎闹僵。后来北天霸主答应给我们三个月的时间找回那畜生，我立刻发动全国一品武士四出找寻，结果没有找着，只好再向北天霸主请求延期三个月，但仍无着落，现在已是第三次延期了。北天霸主说如在下个月的十五日仍未找回那畜生，他就要我赔偿他们父女的名誉损失！”

司马玉峰再问道：“如何赔偿？”

龙华园主冷然一笑道：“他说最好的赔偿方式是把这龙华园让给他们群英堡管理！”司马玉峰失声道：“嘿，这是狮子大开口嘛！”

龙华园主说：“他们又说假如届时不把龙华园让给他们，他就要向天下武林宣布我们欺辱他——你知道，当初我为了

息事宁人，希望龙华园与群英堡能化干戈为玉帛，才自动向他求婚，难得他答应了，我们自己却反交不出新郎，所以理亏是我们这一方。”

司马玉峰道：“但总不能真把好好一个龙华园让给他们群英堡呀！”

龙华园主深深一叹道：“是的，可是一旦他们向天下武林宣布这件事后，龙华园的声誉将一落千丈，到那时候，恐怕再没有一个人愿意来此过关了！”

司马玉峰咬咬嘴唇道：“师伯对此打算如何应付？”

龙华园主轻叹道：“唯一的办法是，我们必须在第三次期限到来之前，也就是在这四十多天之内找回那畜生，否则只好把龙华园解散！”

解散龙华园，不仅使武圣周梦公的一生心血毁于一旦，且将使平静数十年的武林再度陷入“无主”的纷乱中，这未免太可惜了。

因此司马玉峰大大的不以为然，冲口道：“不，我们一定要找到子轩兄！”

他对王子轩本无好感，然而在大前提下，他觉得宁可不计较他重伤爷爷的事，也不能让龙华园惨遭覆没！

龙华园主摇摇头，又长叹一声道：“希望太渺茫了，本园的一品武士个个都是老之又老的老江湖，他们已几乎上天入地求之遍，穷搜七个月多月毫无着落，要想在未来的四十天之内找到他，除非出现奇迹！”

司马玉峰含笑问道：“不知他们去群英堡找过没有？”

龙华园主神色一怔，沉声道：“群英堡？那畜生怎会躲到群英堡去？”

司马玉峰笑道：“如果子轩兄在群英堡，大概不是他自己愿意进去的，而是有人乘机把他劫进去的！”

龙华园主不由的精眸连闪，沉声道：“你的意思是说，北天霸主志不在嫁女，而在夺取龙华园？”

司马玉峰点头道：“是的，小侄听说北天霸主罗谷根本不承认龙华园的设立，因此他本人和其部下从来不来龙华园过关，且经常在各地为非作歹，后来师伯为了使他们向善，才想和他结成亲家，这可能触动了他夺取龙华园的野心；再深入设想，如果子轩兄不逃婚，罗姑娘只怕也不会真心向着子轩兄，换句话说，北天霸的嫁女，可能与三国周公瑾的‘心意’相同，及至子轩兄一逃，更给了他们一个好机会，也许他们后来找到了子轩兄，暗中把他劫入群英堡藏匿，然后藉口爱女名节受辱为由，公开声讨龙华园，使师伯陷于欲辩无辞，进不能攻退不能守的境地！”

龙华园主听得频频点头，听完转对九位长老笑道：“诸位长老，玉峰贤侄的设想不无道理，我们早该想到这一点才对啊！”

一位长老皱眉沉吟道：“唔，假如是这样，北天霸主为何肯答应我们一再延期？”

司马玉峰接口道：“这是北天霸主欲擒故纵的计策，他明知我们不会找到子轩兄，就做好做歹一再让我们延期。这样到了他向天下武林宣称师伯欺骗他们父女时，更能得到许多人的同情，其攻伐龙华园的理由也就更充分了！”

那位长老觉得有理，颌首笑道：“司马少侠说的是，老朽同意你的推测！”

龙华园主乘机介绍道：“玉峰贤侄，师伯为你介绍一下，这

位是龙华园九长老之首‘天彭老人鲁巴公’；这位是二长老‘一事居士白孔希’；这位是三长老‘无情叟董天士’；四长老‘一斗翁余常乐’；五长老‘天雷掌荆迎阳’；六长老‘万花剑高放云’；七长老‘一阳指铁百炼’；八长老‘黄连尝客甘如泉’；九长老‘夺魂箫巫知春’！”

司马玉峰一一礼见，然后仍向龙华园主说道：“小侄面貌与子轩兄酷像，如果赴群英堡一探，也许会有所收获。”

龙华园主道：“这事等下再商量，现在我们先来谈谈你父亲吧！”

由龙华园主来谈监园人，那是最正确不过的事，这也是司马玉峰来龙华园最大的目的，因此闻言之下，浑身血液顿时翻腾起来，兴奋地道：“是的，师伯可知小侄父母的下落？”

龙华园主注目反问道：“关于你父亲的事，你知道多少？”

司马玉峰把自己所知道的一一说出，最后说道：“这是小侄听醉和尚、沈大侠和家师说的，不知正确否？”

龙华园主颌首道：“完全正确，你现在还不知道的，大概只有你父亲离开龙华园后居住于何处，及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两项了？”

司马玉峰连连点头道：“是的！是的！”

龙华园主黯然道：“可是师伯能告诉你的，也只有前面一项，而且这还是后来你父亲失踪后才知道的，因为依照你师祖的规定，监园人带‘过关刀’离开龙华园后，他的居处园主不能知道，知道监园人居处的，只有现在这九位长老……”

司马玉峰道：“后来师伯发现家父失踪，才由几位长老的嘴里获知家父的居处？”

龙华园主道：“正是，据说令尊带着‘过关刀’和四位护法

离开龙华园后，即隐居于南五台西的子午镇，在镇上买下一座旧宅，取名为‘居之安’，令尊化名为‘司马介清’，日常深居简出，至于他何时取妻生子，师伯和九位长老就知道了。”

司马玉峰问道：“发现家父失踪后，师伯可曾派人去子午镇‘居之安’搜索？”

龙华园主道：“有的，当时去子午镇搜索的就是这九位长老，他们回来告诉我，‘居之安’早已化为一堆灰尽，据当地的居民说，它是在一天午夜突然起火的，在起火燃烧的时候，他们曾听见几声喝叱，以为是土匪入镇抢劫，大家都不敢出来，直到天亮出去一看，‘居之安’已经夷为平地，他们以为司马介清一家人已死于大火中，但找遍了整个火场，并未见一具尸体……”

司马玉峰泫然泪下，说道：“醉和尚说师伯曾发动全园的一品武士四出寻找？”

龙华园主叹道：“是的，一直到现在，师伯仍想不通，令尊的武功并不在我之下，而他随身的四位护法——蜗居隐叟、关云阳、云溪钓翁、姜万福、蓬莱道人、苦瓜禅师——也都是最杰出的武林奇人，为什么他们五人会在一夜巨变后，就没了音讯呢？”

略一停顿，伸手在司马玉峰的肩上轻按两下，表示劝慰之意，续道：“所以，孩子，师伯虽也极不愿意往坏的方面想，但你必须有接受残酷打击的准备，我的意思你懂么？”司马玉峰低头哽咽道：“师伯认为家父母和那四位护法都已惨死了？”龙华园主面露沉痛道：“要不然，他们早就会来龙华园报讯了！”

这的确是事实，龙华园本身即是维护武林安宁的一个机构，何况龙华园主王则原和监园人司马宏还是一对师兄弟，除

了执行恩师周梦公的遗命外，师兄弟的情谊仍然是存在的，假如监园人司马宏或四位护法有一个未死，他一定会赶来报讯，其所以至今没有一点消息，除了表示他们已经全部罹难外，还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呢？

司马玉峰悲痛逾恒掩面哭泣道：“师伯以为，攻击小侄一家的凶手会是谁？”

龙华园主道：“这是师伯最感惭愧的一点，十多年来，师伯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但始终想不出一个可疑的人物……”

司马玉峰道：“师伯可曾想到群英堡？”

龙华园主点头道：“不仅想到，而且师伯也曾派人‘投归’群英堡暗中侦访，所得到的结果是：群英堡与你父的失踪毫不相干。”

司马玉峰道：“小侄在途中遇见的那两个紫、黑蒙面老人，师伯认为是不是当年攻击‘居之安’的人？”

龙华园主又点头道：“很有可能，可惜他们的行踪毫无线索可寻。”

司马玉峰立刻取出“河西五鬼”的五张画像，将它摊开在地上，抬脸笑道：“这五人是个线索，他们自称‘河西五鬼’，是那两个紫、黑蒙面老人的部下，他们也曾试图围捕小侄，反被小侄杀死，假如有人能指出五人是谁，要找到那两个紫、黑蒙面老人就不难了”

龙华园主一见大喜，连忙转对九位长老道：“长老们，你们曾在外面跑过，可认识这五个人么？”

九位长老凑上观看，一齐摇头道：“老朽等没见过这五个人”

踏雪无痕蒋西楼看了又看，然后手指画中的“夜游鬼”

甫！”向司马玉峰问道：“这家伙的身材是不是很高大？”

司马玉峰喜道：“正是！蒋关主认识这个‘夜游鬼卜甫’么？”

踏雪无痕蒋西楼又指着“白面鬼叶一飞”问道：“这个皮肤很白，像个病人，是不是？”

司马玉峰高兴极了，点头答道：“不错，他叫‘白面鬼叶一飞’。”

踏雪无痕蒋西楼直起身子，扭头向龙华园主道：“园主，老夫知道这五个人是谁了”

龙华园主沉声道：“说出来”

踏雪无痕蒋西楼道：“这五个人不叫‘河西五鬼’，而叫‘流浪五穷鬼’——”

手指“夜游鬼卜甫”继续说道：“这人是‘五穷鬼’的老大，叫‘智穷鬼天平’，这个白面的是老二‘学穷鬼韩琦’，这是老三‘文穷鬼姚逢时’，这是老四‘命穷鬼刘化’，这是老五‘交穷鬼康子青’——这五穷鬼曾于五年前连袂去祁连山过关，获得三品武士的头衔，由于他们的外号起得特别，所以老夫还想得起来！”

龙华园主继续问道：“除此而外，蒋关主还知道什么？”

踏雪无痕蒋西楼答道：“后来偶然和第二关钱关主谈起他们，钱关主说他们五穷鬼是师兄弟，师父是山西芦矛山‘离魂宫’的‘鬼母娘娘杜三娘’。”

踏雪无痕蒋西楼又道：“是黑道中的一个女魔头，她还未曾来过关，据说相貌长得很丑，因此已到婚配之年，仍无人问津，后来不知从哪里学来一身武功，就在芦矛山建造一座离魂宫，自号宫主，头戴太平冠，身穿五爪龙袍，引诱许多三流的男

子入宫立为宫后宫妃宫娥等，命他们穿着女服，涂脂抹粉，日常以宣淫为乐。”

龙华园主惊奇道：“现在还是如此么？”

踏雪无痕蒋西楼道：“大概是的，因她从不与正派人士打交道，而且她引诱的都是黑道人物，因此正派人士虽然看她不顺眼，却也拿她没办法。”

龙华园主点点头，移目转望司马玉峰道：“玉峰贤侄，本园的一品武士已全部外出寻找那畜生，只剩下一位‘恶讼师谢兴浪’，师伯命他跟你去芦茅山离魂宫一探如何？”

司马玉峰去年藏身酒坛混入龙华园时，曾听到“恶讼师谢兴浪”这个名字，那时听飘萍奇侠沈凤庭的语气，似乎对“恶讼师谢兴浪”没有好感，暗想“恶讼师谢兴浪”可能为人不大正派，跟他在一起只怕不会有好处，便推辞道：“园中也该有一两个人留守，小侄自己去便了。”

龙华园主微笑道：“贤侄可是被‘恶讼师’三个字吓着了？”

司马玉峰强笑道：“不，师伯敢于派遣的人，必然不是坏人，小侄只是觉得园中不能唱空城计……”

龙华园主笑道：“龙华园还有我和九位长老五位关主，足可应付任何意外，假如贤侄是对‘恶讼师谢兴浪’有所顾虑，这个大可放心，谢兴浪这个人只是鬼计多端，并非邪恶之辈，他做恶讼师也只是基于一种兴趣，而且自从他获得一品武士而进入龙华园后，他已不再为人帮讼了。”

司马玉峰见师伯对“恶讼师谢兴浪”似极为器重，不由激起好奇心，决定见识见识，乃点头道：“好，小侄能与谢老前辈同赴芦茅山一行，相信必能增加许多智识！”

龙华园主立刻向蒋西楼吩咐道：“蒋关主，发信鸽请‘恶讼

师谢兴浪’即刻下来!”

踏雪无痕蒋西楼躬身一应，飞步登上石级，钻入虎耳门，发信鸽去了。

龙华园主即又回望司马玉峰笑道：“玉峰贤侄，你今天不打算再过关了吧？”

司马玉峰道：“小侄原想拿个一品武士过过瘾，但现在既已见到了师伯，下次再来过关也行。”

龙华园主笑道：“对，你现在最要紧的是找出你父母的下落和找回那柄‘过关刀’——你不知道张寄尘此刻的行踪么？”

司马玉峰道：“是的，家祖自被子轩兄打伤后，至今行踪不明，也许他老人家还不知道那是误会……”

龙华园主正容道：“你必须赶快设法把那半截‘过关刀’拿回来，否则万一落入敌人之手，后果将不堪想像！”

司马玉峰唯唯而应，接着问道：“师伯，小侄同谢老前辈赴芦茅山离魂宫后，不管有无发现，顺道转赴群英堡探访子轩兄的消息如何？”

龙华园主点头道：“可以，但一切要小心，师伯听说群英堡处处布置机关，而且堡中高手如云，如不小心行事，一旦被他们发现时，要想活着出来只怕不容易。”

正说着，虎耳门人影一晃，踏雪无痕蒋西楼和一个其貌不扬的老儒士沿着石级飞奔下来！老儒士年约六十七八，面容瘦削，上唇蓄着两撇八字胡，下颚留一撮山羊须，衣着打扮，很像是一个乡下塾师。他纵下石级后，即向龙华园主拱手一揖道：“园主召唤老朽，有何吩咐？”

龙华园主且不作答，先为司马玉峰介绍道：“贤侄，这位就是谢老前辈！”

司马玉峰以晚辈之礼向前拜见，龙华园主接着又为恶讼师谢兴浪介绍道：“谢老，这少年是我的师侄，监园人司马宏的儿子司马玉峰。”

恶讼师谢兴浪闻言一呆，张口惊望着司马玉峰失声道：“监园人司马宏的儿子？”

龙华园主微笑道：“是的，谢老虽然入园较迟，问关于监园人失踪的事，猜想必已知晓，现在的情形是：监园的人生死尚未分晓，他的儿子却先出现了。这一切内情，等下谢老和他出发后，他自然会告诉你！”

恶讼师谢兴浪惊愕的“哦”了一声，眼睛打量着司马玉峰，一面发问道：“园主要老朽同司马少侠去何处？”

龙华园主道：“芦矛山离魂宫”。

恶讼师谢兴浪吃了一惊，呐呐道：“找鬼母娘娘杜三娘么？”

龙华园主颌首道：“正是，她有五个徒弟叫‘流浪五穷鬼’，曾受两个蒙面老人的唆使围攻我玉峰师侄，企图逼迫玉峰说出‘过关刀’的下落，结果反被玉峰杀死，我们现在想知道鬼母娘娘杜三娘与那两个蒙面老人是否有同谋关系，希望能由此找出当年夜袭‘居之安’之人，因玉峰年轻识浅，故请谢老同他走一趟！”

恶讼师谢兴浪一听是监园人的事，深感责任重大，肃容一揖道：“是的，老朽愿尽力而为！”

龙华园主于是转对司马玉峰道：“玉峰贤侄，恪于规定，师伯不便招待你入园，你现在就下山去吧！”

司马玉峰也想尽快赶到芦矛山离魂宫一探究竟，当即跪下磕了个头，又向龙华园九长老拜别，古兰待他拜完，将他扯

到一旁，小嘴一呶道：“大哥，你对五品武士不希奇，小妹可不能不要，替我说一声如何？”

司马玉峰笑“哦”一声，便转身向蒋西楼一揖道：“蒋关主，假如刚才钢索未断，尊见以为古姑娘能否安全过关？”

踏雪无痕蒋西楼笑道：“大概可以。但她没有走完，按规定不能给武士头衔！”

古兰抗声道：“那位有情翁黄道一也没有走完，你们为什么给他了？”

龙华园主笑道：“蒋关主，送给她一套青衣和一枚徽章吧！”

踏雪无痕蒋西楼应声飞上虎耳门，不久由里面捧出一套青布女衣，连同一枚五品徽章一起递给古兰笑道：“拿去，你是一个幸运的五品武士！”

古兰老实不客气地接过，还横了蒋西楼一眼道：“蒋关主别瞧不起人，有朝一日，我要拿个一品武士让你瞧瞧”！

踏雪无痕蒋西楼身子微躬，含笑道：“老夫愿拭目以待！”

这时，已到了该动身的时候，恶讼师谢兴浪忽又转头向龙华园主问道：“园主，轮回桥已断，老朽等如何下去？”

龙华园主一指钢索道：“利用这条钢索攀缘下去，四十丈之下有小径可通山下！”

恶讼师谢兴浪便把钢索断去的那一端抛下峰头，当先沿索而下。司马玉峰等他降下一二丈，随也沿索跟下，古兰则紧随其后，三人转眼降到钢索末端，果见峰腰上有小径可走，于是相继跳上小径绕行下峰，司马玉峰就在这段路上，将自己的身世、遭遇，告诉了恶讼师谢兴浪。

恶讼师谢兴浪听司马玉峰说起曾和醉和尚、沈凤庭俩人

有过一番相处，脸上有尴尬之色，窘笑道：“司马少侠既认识醉和尚和沈凤庭，一定曾听他们两位臭骂过老朽！”

司马玉峰心中暗笑，忙道：“没有，谢老前辈与他们两位不睦么？”

恶讼师谢兴浪道：“其实并无任何瓜葛，只是他们两位以正人君子自居，对老朽这个‘恶讼师’相当瞧不起！”

司马玉峰笑道：“老前辈文武兼修，令人敬佩，不知过去曾在什么地方当过讼师？”

恶讼师谢兴浪道：“老朽这个‘讼师’居无定址，听到那地方有诉讼，就去毛遂自荐，由于每讼必胜，因此臭名满天下！”

司马玉峰道：“当讼师也并非坏事，只要能择善而为，勿诬陷善良，仍不失为侠义行为！”

恶讼师谢兴浪嗟叹道：“老朽当初也是怀着这种心意，但是日子一久，不觉就忘得干干净净了，每次接手，挖空心思都是想赢得胜利，于是是非不分，黑白颠倒，这是我们当‘讼师’者的通病。”

司马玉峰见他尚知自责，颇为感动，因笑道：“老前辈既自觉不克自制，不当也就是了。”

恶讼师谢兴浪摇头道：“不成，老朽做讼师已经做出瘾头来，一年半载不上衙门去显显能耐，就觉浑身不舒服，这就像我们练武的人一样，若是隔一段日子不练，全身骨节就要生痛起来！”

古兰插口问道：“老前辈替人诉讼一次，可得好多银子？”

恶讼师谢兴浪笑道：“不一定，视案情的大小而定，碰到有钱人家的，老朽就狠狠敲他一笔。上个月，老朽还曾在华阴县向一个富户敲了五千两银子哩！”